

第二輯

◎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誌

任繼愈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編

WEN JIN XUE ZHI

文津學誌

任繼愈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二輯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文津學誌/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 - 7 - 5013 - 3518 - 3

I. 文… II. 國… III. 古籍 - 善本 - 研究 - 中國
IV. G255. 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123588 號

書名 文津學誌

著者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編

出版發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17.5

字數 390 千字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518 - 3/K · 1534

定價 35.00 圓

名譽主編 任繼愈

主 編 詹福瑞

副主編 陳 力 張志清 郭又陵

學術顧問（按姓氏筆劃爲序）

白化文 安平秋 李致忠 程毅中 楊成凱

編委（按姓氏筆劃爲序）

王世偉 王 菡 史 睿 杜偉生 李際寧 吳 格 汪桂海

沈 津 林世田 孫學雷 徐 蜀 張志清 郭又陵 陳 力

陳先行 陳紅彥 陳翔華 程有庆 詹福瑞 冀亞平 鮑國強

蘇品紅

本期執行主編 李際寧 王 菡

責任編輯 高柯立

文津學誌 (第二輯)

目 錄

· 版本與書目 ·

- 談古書中的計字尾題 汪桂海 (1)
- 古代中韓《小學書》的版本系統 王燕均 (10)
- 乾隆《大清萬年一統天下全圖》版本辨析 鮑國強 (17)
- 《日本國見在書目錄》研究 李紅英 (23)
- 清代書目題跋選敘
——《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前言 沈乃文 (49)
- 孫毓修小綠天藏書及其書目 柳和城 (63)

· 文史專論 ·

-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文美齋百華詩箋譜》評介 黃 建 (69)
- 西諦藏書題跋拾遺 謝冬榮 (75)
- 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中紅軍長征題材文獻述略 黃 霞 (84)

· 敦煌文獻 ·

- 國內藏敦煌漢文文獻中的非漢文文獻 薩仁高娃 (98)
- 敦煌文獻所反映的中國古代裝幀形制之演變
——以英藏敦煌文獻為中心
..... [英] 秦思源 (Colin Chinnery) 著 林世田譯 (118)
- 關於 BD00876《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的一些問題 [日] 荒見泰史 (136)

· 宗教文獻 ·

- 關於黑水城出土的遼代刻本 [日] 竺沙雅章著 申軍譯 (141)
- 關於旅順博物館藏吐魯番出土木刻本佛經殘片的考察 李際寧 (148)
- 葛思德書庫所藏《磧砂藏》與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本之比較 王 菡 (160)

· 保護與修復 ·

- 從館藏拓片的裝裱形式談拓片的保護性裝潢 冀亞平 (168)
- 古籍修復檔案淺探 杜偉生 (171)

• 治學與研究 •

- 訪錢存訓教授談中國書籍史之研究及治學方法 張寶三 (175)
俄國漢學家李福清的治學方法 李明濱 (186)

• 專題目錄 •

-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關臺灣史料珍籍提要 姚伯岳 (195)
中文粟特民族史研究論著目錄 李德範 (198)
“文明的守望” 古籍善本特藏品展覽目錄 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250)

Wenjin Xuezhì Volume 2

Contents

Edition and Bibliography

- Note the counted characters in colophons of ancient books Wang Guihai (1)
- Version system of *Xiaoxueshu* in Chinese and in Korean Wang Yanjun (10)
- Discriminate the edition of *Da Qing Wannian Yitong Tianxia Quantu* in
Qianlong Period Bao Guoqiang (17)
- A study on *Nihonkoku genzai shomokuroku* (the bibliography of existent
Japanese books) Li Hongying (23)
- Depiction of selected bibliography and colophon of the Qing dynasty:
Preface of *Haiwangcun Guji Shumu Tiba Congshu* Shen Naiwen (49)
- Research on Sun Yuxiu's Xiaolütian Collection and its bibliography Liu Hecheng (63)

Literature and History

-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 on the rare book of *Wenmeizhai Baihuashi Jianpu*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uang Jian (69)
- Gleaning on the colophon of Xidi' collection Xie Dongrong (75)
-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documents on the Red Army and the Long March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Huang Xia (84)

Dunhuang documents

- Discriminate the non-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Chinese documents
in China Saren Gaowa (98)
-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the different kinds of Chinese bookbinding
contained in the Dunhuang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 Colin Chinnery, trans. Lin Shitian (118)
- Discourse on *Damuqianlian Mingjian Jiumu Bianwen* (Mahāmoggallāna
rescues his mother from hell) Hiroshi Arami (136)

Religious documents

-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the Liao dynasty found in Khara-Khoto
..... Chikusa Masaaki, trans. Shen Jun (141)
- A study on the fragments of wood-block-printed Buddhist sutra which

- ... were found in Turfan and kept in Lüshun Museum Li Jining (148)
- The contrast between two editions of Qishazang in Gest Library an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Wang Han (160)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 The protective mounting of rubbings; referring to the format of mounted
rubbing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Ji Yaping (168)
- A general study on “ancient book conservation records” Du Weisheng (171)

Methods and history of research

- Interview of Professor Qian Cunxun on his study of China: Study and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history of books Zhang Baosan (175)
-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Russian Sinologist Li Fuqing (Riftin, Boris Lyvovich)
..... Li Mingbin (186)

Subject catalogue

- Comment on the rar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aiwan in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 Yao Boyue (195)
- Catalogue of research on Sogdian studies in Chinese Li Defan (198)
- Catalogue of item on display named “Bastions of Civilization”
..... Dep.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250)

談古書中的計字尾題

汪桂海

提要：古代書籍往往在每篇的末尾有一條標明該篇文字數量的尾題，這一現象涉及到古代書籍制度。本文綜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就該問題做了一些分析和探索，認為計字尾題的出現是為了便於統計書籍抄寫的勞動量，作為計算報酬的依據。進入雕版印刷時代，計字尾題一度得到保留，但因為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逐漸為另一種記工依據即在版心鑄刻該版面的字數所替代。版心鑄刻字數以及刻工姓名，是計工付酬制度為適應雕版印刷的工作方式演變而成。

關鍵詞：計字尾題 抄寫 寫本 刻本 計工付酬

古代書籍往往在每篇的末尾有一條標明該篇文字數量的尾題，此特點在流傳至今的許多古代書籍抄本、刻本中經常可以見到，近現代出土文獻中也有不少例證。這是古代書籍制度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但目前學界對這個問題很少給予關注，沒有足夠的認識。本文綜合傳世文獻與出土材料，就該問題做一些分析和探索。

一、寫本書籍中的計字尾題

先說出土簡牘文獻。這些文獻都以簡牘為載體，完整地保留了早期寫本的諸多特點，計字尾題即是其一。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孫臏兵法》某些篇目的末尾就題署有這樣的數字，例如：

- (1) 《孫子兵法》之《軍爭》篇末題“四百六十五”，
《吳問》篇末題“二百八十四”，
《見吳王》篇末題“千□十五”；
- (2) 《孫臏兵法》之《擒龐涓》篇末題“四百六”，
《篡卒》篇末題“二百卅五”，
《月戰》篇末題“八十”，
《八陣》篇末題“二百一十四”，
《地葆》篇末題“二百”，
《十陣》篇末題“七百八十七”，
《十問》篇末題“七百一十九”，

《客主人分》篇末題“五百一十四”，
 《善者》篇末題“二百□□□”，
 《五名、五恭》篇末題“二百五十六”，
 《五度九奪》篇末題“四百二字”，
 《奇正》篇末題“四百八十七”^①。

這些篇末數字都是關於該篇字數的標注。現在所見到的是殘留下來的一部分，估計當時這兩種書的所有篇章末尾都有類似的數字。又如定州竹簡《論語》也有不少屬於這種計字尾題的殘簡：

- (3) ●凡二章 凡三百廿二字 簡 612
 (4) ……章……五百七十五字 簡 614
 (5) 凡卅六章 ●凡九百九十字 簡 615
 (6) ●凡卅章 ●凡七百九十字 簡 616
 (7) ●凡卅七章□□百八十一字 簡 618
 (8) ●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 簡 621^②

這些篇末尾題簡不僅有字數，還有該篇的分章數。

阜陽漢簡《詩經》的殘簡中，也有這類計字尾題。例如：

- (9) 南有柁木卅八字 簡 S002
 (10) [鵲] 巢卅八字 簡 S003
 (11) 日月九十六字 簡 S026
 (12) 君子陽陽卅一字 簡 S082
 (13) 此右澗（綱）穆（繆）七十五字 簡 S120
 (14) □七月三百八十三字 簡 S136
 (15) 十二篇八 簡 S144^③

這些竹簡上的文字應屬於《詩經》各篇的計字尾題，它們都包括兩項內容，前半部分如“南有柁木”、“[鵲]巢”、“日月”、“君子陽陽”、“澗（綱）穆（繆）”、“七月”等等，為《詩經》各篇的題名，後半部分如“卅八字”、“卅八字”、“九十六字”、“卅一字”、“七十五字”、“三百八十三字”等等，則為該篇詩的字數。阜陽漢簡《詩經》除了在具體各篇詩的末尾有計字尾題外，在十五國風之下又分別記有各自的總字數。比如例（15）即簡 S144 所殘留下來的“十二篇八”，據學者反復核查，應該就是《詩經·唐風》之下記載篇數、字數的內容，其完整的格式原應作：“右方唐國，凡十二篇八百一十四字”，表示《唐風》收詩十二篇，總計八百一十四字。

武威漢簡《儀禮》共九篇，除甲、乙本《服傳》外，其餘七篇也都有這種計字尾題，一般都作“●凡若干字”：

- (16) ●凡千二十字 甲本《士相見之禮》簡 16
 (17) ●凡三千四百卅字 甲本《特牲》簡 53
 (18) ●凡二千九百五十四字 甲本《少牢》簡 47

- (19) ●凡四千八百字 甲本《有司》簡 79 背面
- (20) ●凡三千六十六字 甲本《燕禮》簡 47
●記三百三文 甲本《燕禮》簡 53
- (21) ●凡六千八百五十八字 甲本《泰射》簡 114
- (22) ●凡千四百七十二 [字] 丙本《喪服》簡 34^④

陳夢家將這七篇的計字尾題分爲三種情況：（一）僅有經文而無記文，故僅記經文字數。如甲本《士相見之禮》、《少牢》、《有司》、《泰射》四篇。（二）經文與記文合計爲一篇字數。如甲本《特牲》、丙本《喪服》。（三）經文與記文合計爲一篇字數，另外又單計記文字數。如甲本《燕禮》。^⑤

在以簡牘爲載體的寫本中，計字尾題通常位於每篇最後一簡的正面下部。若最後一簡正面的文字已經足行，沒有多餘的空間，則把計字尾題書寫於該簡背面。

簡冊寫本《儀禮》七篇的計字尾題所記字數，往往與簡文實際應有的字數有出入。對此，陳夢家認爲，計字尾題與篇題、篇次一樣，屬於書籍篇章已有的部分。這些抄本所錄的字數，是原先就有的，是抄寫者照錄下來的。此說有道理。書籍篇章的字數本來是固定的，但在實際抄寫過程中難免有衍脫，故而存在數字上的出入。

居延、敦煌出土漢代詔書彙編簡冊的殘簡，在每件詔書的末尾往往補注其字數。如：

(23) 孝文皇帝五年十一月壬寅下，凡卅八字。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18·1, 117·43, 255·25

(24) 前三年十二月辛巳下，凡九十一字。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26·29

(25) 符令。制曰可。孝文皇帝三年七月庚辰下，凡六十六字。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332·9, 179·5

(26) 馬以節，若使用傳信及將兵吏邊言變以驚聞獻寫駕者匹將以美以除候，其以教令及……孝武皇帝元鼎六年九月辛巳下，凡六百一十一字。

《敦煌懸泉漢簡釋粹》87XC: 9 (1298)

這些計數的“凡若干字”，都是當時人選抄詔書、編纂學吏教材時所補加在詔書後的。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寫本中也同樣有這種計字尾題。例如：

《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經法》末尾作“《經法》凡五千”，《十六經》末尾作“《十六經》凡四千六六”，《稱》末尾作“《稱》千六百”，《道原》末尾作“《道原》四百六十四”。

《老子》乙本之《德經》末尾作“《德》三千卅一”，《道經》末尾作“《道》二千四百廿六”。

《戰國縱橫家書》“須賈說穰侯章”末尾作“●五百七十”；“朱己謂魏王章”末尾作“●八百五十八”；“謂起賈章”末尾作“●五百六十三”；“觸龍見趙太后章”末尾

作“●五百六十九”；“秦客卿造謂穰侯章”末尾作“●三百”。這些數字都是各該章文字的統計數。“秦客卿造謂穰侯章”計字尾題後又有單獨一行“●大凡二千八百七十”，該數字並非以上各章字數的總和，應是原來與“秦客卿造謂穰侯章”編於同一個篇卷的各章的總字數^⑥。

簡帛寫本如此，以簡帛寫本為底本而摹刻上石的書籍也不例外。漢熹平石經的《魯論》殘石說明，該書每篇必計其章數，終篇又總其字數，在其末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⑦。

造紙術發明後，笨重的簡冊為輕便的紙卷所替代，紙張成為文獻的重要載體，這時的寫本仍然保留計字尾題。以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古寫本為例：

英藏《毛詩詁訓傳》（斯 3330）甲卷（始《漢廣》迄《干旄》）每卷後都有篇、章、句、字的總數，如：

召南之國十有四篇（以下殘缺）。

背（邶）國十九篇、七十章、三百六十句，凡七千九百六十八句。

法藏《禮記·大傳第十六》（伯 3380）末行作：

凡一千九百二言。

國家圖書館藏《老子道德經》（BD14633）每一章末尾也都雙行小字書寫該章字數，例如《德經》：

第一章末云：“一百廿九字”；

第二章末云：“一百三十二字”；

第三章末云：“廿一字”；

第四章末云“九十五字”。

二、計字尾題的意義

為什麼古書的篇末會有這樣的計字尾題？我認為，它的最早淵源，應當追溯到古代的“物勒工名”制度。“物勒工名”是古代官府手工業管理制度的一項重要規定，它要求工匠在製造器物的時候將自己的名字雕刻或鈐印於器物之上。《禮記·月令》記載，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考核工匠製作的產品的質量，並計算其勞動量。古代古書中的計字尾題往往與抄寫者的署名共存，它的存在，也是為了便於管理，主要是便於計算抄寫者的勞動量，核算報酬。

雕版印刷術發明以前，書籍完全靠手工抄寫。當時無論官府還是有能力的人家，需要抄書時，都會僱傭社會上一些專門靠為人抄書而謀生者。抄書者通過為人抄書，獲取報酬。

《後漢書·班超傳》：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之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

《北堂書鈔》卷一〇一引謝承《後漢書》：

陳長字君淵，晝則躬耕，夜則賃書以養母。

又引同書《公孫曄傳》云：

曄字春光，到太學受尚書寫書自給。

又引《李頷別傳》云：

至京師學，常以賃書自給。

《三國志·吳書·闕澤傳》：

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傭書”、“賃書”、“寫書”，說的都是受他人僱傭抄寫書。班超在洛陽通過為官府抄寫書籍，獲取報酬，是為了養活母親和自己。陳長、公孫曄、李頷、闕澤等為人抄書，也都是為獲取報酬，以資生計。可見，為他人抄寫書，是當時許多人賴以謀生的一種手段。

抄書應當與其他許多僱傭勞動一樣，報酬的多少是根據抄寫的數量來計算的。這樣，所抄書的字數多少，在當時就是比較令人關心的事情，書籍篇章後面附加該篇章的字數，也就不足為怪了。而那些重要的、比較受關注的書籍，因流通量大，其篇章的字數逐漸為人所熟知，逐漸變成一個固定的數字，至於該篇章每一抄寫件是否有文字脫漏，實際字數是多少，是否與尾題字數相符，則往往不為人所察。更何況當時已經有了書肆這樣的書籍銷售場所，有不少人抄書是為了向人銷售，賺取利潤。為追求便捷，難免存在偷工減料，至少難免疏忽遺漏。武威《儀禮》簡各篇後面的計字尾題與其實際應有的字數不盡吻合，原因就在於此。

漢代人著書，常於其敘內自計全書之篇數、字數。如《史記·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許慎《說文解字後敘》：“此十四篇……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趙岐《孟子題辭》：“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這一習慣，估計也是與計字付酬的影響分不開，作者自敘字數，應是為了便於他人抄錄時計算報酬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古寫本的計字尾題中，還將大小字的數量分別作統計。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五代寫本中就可以見到這樣的顯著例子，如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春秋穀梁傳桓公第二》（BD15345）卷末左下方題：

凡大小字六千五百五十言，三千五百言本，三千五百言解。

龍朔三年三月十八日 皇甫智炭寫。

用紙十九張。

又法藏敦煌文書《春秋穀梁傳哀公第十二》（伯2486）卷末左下方題：

凡大小字四千一百六十言，一千九百言大，二千二百六十言小。

龍朔三年三月日亭長婁思憚寫。

用紙十二張。

這兩例尾題都清楚地注明本卷的大小字數量。大字、小字分別統計，應當是由於大字與小字的計酬標準不同。這兩件文書的尾題除了字數統計外，還注出了抄寫的年月日、抄寫者姓名，以及用紙數量。在這些內容類項中，作為計算報酬的重要依據，字數與抄寫者姓名兩項應當是一個較為完整的計字尾題所必備的。同時具備字數與抄寫者姓名的尾題在敦煌寫本中並不少見。例如：法藏《佛地經》殘卷（伯3709）末尾題：

貞觀廿二年八月十九日直司書手臣郗玄爽寫

凡五千五百二言

裝潢手臣輔文開

法藏《中阿含經卷第八》（斯3548）末尾題：

阿修羅經第四竟，二千三百五十八字

中阿含經卷第八，一萬六百六十三字

仁壽二年十二月廿日經生張才寫

現在所知最早的抄寫者署名的例子應屬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該簡冊的第81簡下端書寫有“鄭妃(?)書”三字，即是抄寫該簡之前所有律令者的署名。這一資料十分珍貴，它證明古代書籍的抄寫很早就如同其他手工行業一樣，需要將抄工的名字錄於所抄寫的書籍之後。這一傳統歷經漢魏南北朝，一直延續到雕版印刷時代，在古代印本中演變為我們經常見到的版心上的刻工名字。

三、雕版印刷書籍中的計字尾題

進入雕版印刷時代之後的一段時期，刻本書仍然延續着計字尾題這一傳統。

北宋刻宋元遞修本《漢書》，現存的大部分卷末有此類尾題。例如：

(1) 惠紀第二 正經八百六十三字

注一千四百九十四字

(2) 高后紀第三 正經一千六百九十二字

注一千四百六十九字

“正經”指《漢書》的原文，“注”指顏師古注。原文為大字，注為小字，故而分開統計。

宋余仁仲萬卷堂家塾刻本《禮記注》，在每卷之末都標明該卷經文與注文的字數，其中卷三末為：

經伍仟柒拾肆字，

注肆仟捌伯玖拾捌字，

音義貳仟玖伯壹拾陸字。

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禮記注》在每卷之末也都以小字雙行標明該卷經文與注文的字數，例如：卷一末爲：

經五千七百二十二字，
注八千三百二十七字。

卷二末爲：

經五千四百二十二字，
注五千三百二十字。

卷三末爲：

經五千八十一字，
注四千九百三十六字。

在該書的末尾，則標明全書的字數：

凡二十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字（以上爲大字一行），
經九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字，
注一十萬四千二百三十三字（以上爲小字雙行）。

同爲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的《春秋公羊經傳解詁》也在每卷之末以小字雙行標明該卷經文與注文的字數，格式與《禮記注》相同，這裏不再作舉例。

原寶禮堂藏宋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內收晉杜預注、唐陸德明釋文。該書每一卷的末尾分別標明有經傳若干字、注若干字、音義若干字。如卷一末尾：

春秋左氏傳卷第一
經傳伍仟伍佰叁拾柒字
注柒仟肆佰貳拾陸字
音義貳仟捌佰玖拾柒字

卷三十末尾：

春秋左氏傳卷第三十
經傳捌仟貳拾貳字
注肆仟伍佰貳拾玖字
音義叁仟壹佰貳拾捌字

應當注意的是，計字尾題雖仍存在於一些宋刻本的古書中，但與寫本時代相比，此時的計字尾題已經沒有多少實際意義，很可能只是對舊寫本原有文字的完全照錄。因爲在雕版印刷技術廣泛應用於典籍之後，一名刻工通常很少能夠獨立一人把一部書的某一卷的雕刻任務承擔下來，同一卷書的雕刻工作一般需要由多名刻工共同承擔。這樣就不可能繼續按照卷末的計字尾題來計算某位刻工的工作量。單塊書板的雕刻則可以由一人（通常也只由一人）雕刻完畢。爲了更加方便地計算刻工的勞動量，就改在每一塊書板（即一葉）的版心上端或下端鑄刻上該版面內所容納的大字、小字的數量。如：

宋撫州公使庫本《禮記注》二十卷，卷一首葉版心刻“大一百六十八，小三百七十”，即表示該版面以大字雕刻的經文文字共一百六十八個、以小字雕刻的經注文字共三百七十個。

宋本《歐陽先生文粹》五卷，除了極個別葉外，幾乎所有葉的版心都刻該葉的字數與刻工。例如：

- 卷一第一葉版心刻“六百六十三”、“升”，
- 第三葉刻“七百廿八”、“亢”，
- 第五葉刻“七百廿八”、“李忠”，
- 卷二第十一葉刻“六百九九”、“渠”，
- 第十四葉刻“七七一”、“吳仲”，
- 第二十葉刻“六百八五”、“馬正”，等等。

元大德三年（1299）廣信書院刻本《稼軒長短句》十二卷，每葉版心上端都刻有字數，以卷七葉一至葉六為例，版心所刻字數分別是：“二百十”、“二百卅”、“二百十七”、“二百卅八”、“二百五十五”、“二百三十四”。

類似的例子很多。可以說這種計工定酬的方式在當時基本上成爲主要的計工方式，篇章末尾計字尾題的原有意義已經不大。與此相應，在大多數書籍中就逐漸地取消了計字尾題這一項內容。尤其是元以後的古籍刻本，基本沒有了計字尾題。

附記：

這篇小文起草於2003年，之後陸續有所修改補充。最近在閱讀《張政烺文史論集》（中華書局2004年版）時，發現張政烺先生早年曾經談到這一問題，具體見於《中國古代的書籍》一文，這是張先生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1978級研究生版本目錄學課撰寫的講義。講義分兩部分：一、甲骨文不是書，二、最早的書是竹簡。在第二部分中有一段文字是講自簡冊書籍到宋版書籍的計字尾題現象，說：“竹簡記每篇總字數，放在篇末，銀雀山竹簡如此。……武威漢簡《士相見之禮第三》篇末有‘凡千二十字’，其它各篇也有。這種習慣延續下來，如漢熹平石經、唐開成石經以及比較講究的宋版古書末，皆記‘經若干字’、‘注若干字’。這些字數不是寫完數出來的，而是從舊本抄襲下來的，對考據有用處（嚴州本《儀禮·士相見禮》後記‘經七百五十三字’，與武威簡字數相差如此之大，就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案，着重號是引者所加）張先生的話雖然僅寥寥幾句，却是精到之語。張先生提出利用計字尾題研究一種文獻的不同傳本的差別，足見計字尾題現象在古文獻研究上的重要意義。相信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關注會多起來。

注釋：

- ①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
-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孫臏兵法〉》，文物出版社，1975年。
- ②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
- ③ 胡平生、韓自強編著：《阜陽漢簡〈詩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④ 甘肅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武威漢簡》，文物出版社，1964年。
- ⑤ 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303頁。
- ⑥ 古書在早期的流傳過程中並無固定的篇章，讀書者往往根據需要或所能得到的傳本予以抄錄，故同一書有不同的本子，不同的本子所包含的篇章又有多有少。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有的篇章有

計字尾題，有的沒有計字尾題，且具有總字數統計性質的計字尾題“●大凡二千八百七十”，並不是所有篇章的字數總和，也不是某幾個篇章的字數總和，這說明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是根據兩個以上不同的本子抄撮加工而成，在抄寫過程中，原來的計字尾題被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

⑦ 馬衡：《漢石經集存》第 500 號，科學出版社，1957 年。

(作者單位：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圖書介紹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

任繼愈主編

精裝 8 開

單冊定價：990.00 元

本書以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 16000 多件敦煌遺書為底本影印出版。是迄今為止披露本館敦煌遺書藏品最大最全的一部大型圖錄。除圖版外，有總目、條記目錄及新舊編號對照表。本書對敦煌遺書的文獻研究、文物研究與文字學研究具有重要價值，是敦煌學研究、中古史研究、文獻學研究、宗教學研究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資料。

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主要是 1910 年由敦煌解京的，大致分為四大單元：（一）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所著錄的部分。（二）《敦煌石室寫經詳目續編》所著錄的部分。（三）1990 年發現的殘卷部分。（四）新字號部分，即國家圖書館後來陸續收藏的敦煌遺書。雖然我國的敦煌遺書曾部分流散到國外，但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在文物絕對量上仍居世界第一位，其質量也足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敦煌遺書收藏機構媲美。本次出版是在國家圖書館對所藏敦煌遺書進行修復之後的全面公佈，解決了以前根據縮微膠卷公佈的圖錄中存在的諸多問題。

本書自 2005 年 12 月起陸續出版，現已出版 52 冊。

